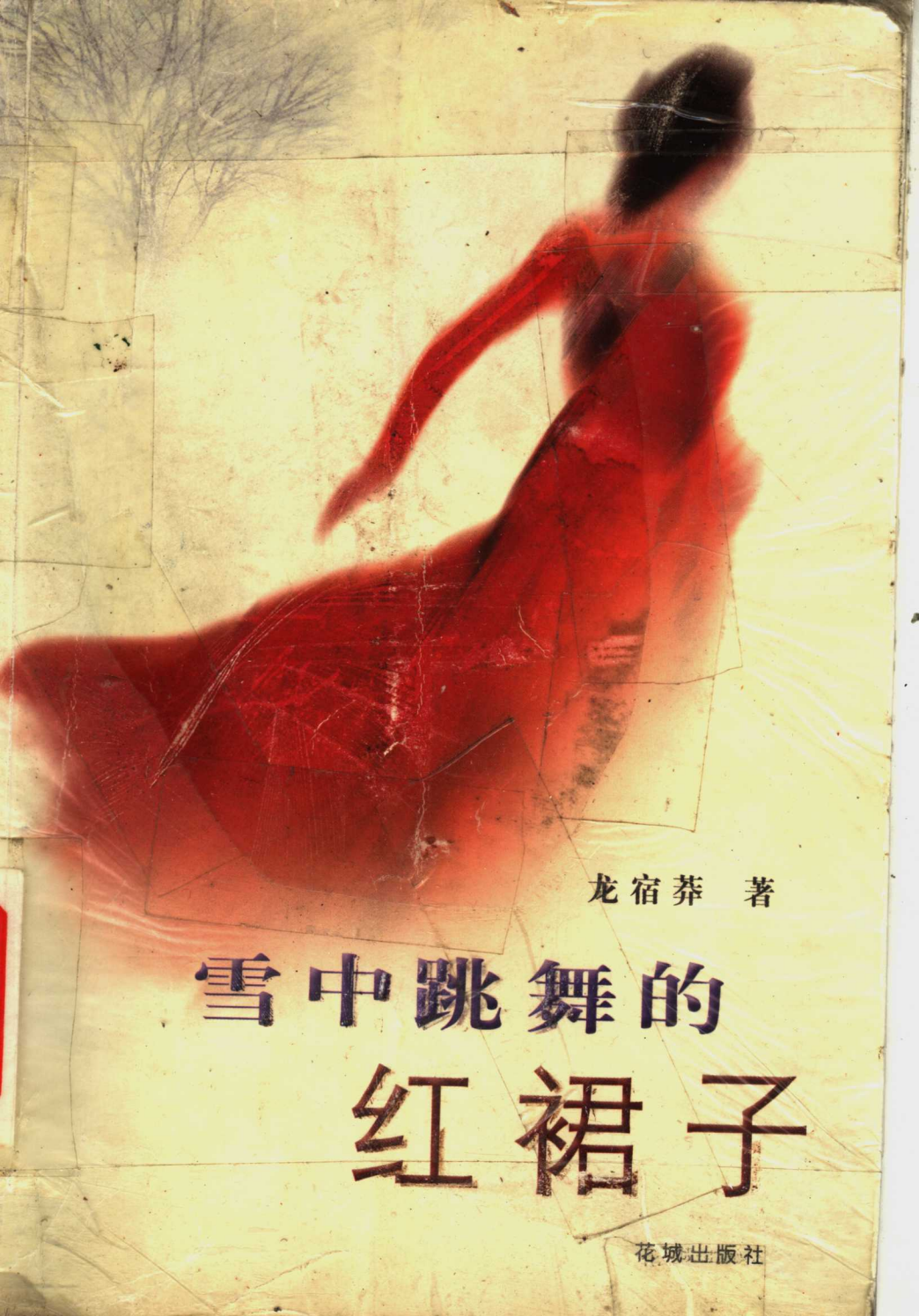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龙宿莽 著

雪中跳舞的 红裙子

花城出版社

龙宿莽 著

雪中跳舞的 红裙子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内 容 简 介

李菁菁一生都在寻求，寻求最适合自己的那份工作，寻求情与性（灵与肉）的高度和谐，寻求理想的精神家园。李菁菁出身平民，却天生丽质，品性高远，大学毕业后，做过酒店工作人员、政府机关干部、报社记者、杂志编辑。李菁菁在工作中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，其中有七个男人同她有很深的感情纠葛，这里面有工人、酒店老总、派出所所长、报社主编、市委书记、律师、老科学家（七个男人中有四人先后跟她结为过夫妻），但她在跟这些各种层次的人物交往中，都有一种深深的失望，有的是感情上的，有的是生理上的，只有在最后遭遇了比自己大四十多岁的老科学家时，意外地在灵与肉的撞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与平衡。作者在写作中充满激情，人物心理刻画入木三分，细节逼真，文字清丽流畅，全书一气呵成，可读性很强。

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
**草冬生而不死者，
楚人谓之宿莽。**

——屈原《离骚》注

这是1970年中国南方的冬天，广袤的天穹下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灰蒙蒙的天空显得拥挤而紊乱不休。A县一个不起眼的农家，低矮的土砖房屋顶上一片雪白，一扇透出昏黄油灯光的木格窗户里传出一个女人凄厉的呻吟声。

一个婴儿哇哇地从她母亲两腿中间钻出头来，冷，太冷了，离开母亲温暖的腹内，她不知道她拼力挣出来到的世界原来这样寒冷，她皱着眉头哭喊着，挣扎着，想奋力回到母亲的腹中去，但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、回去。她不明白所有人以被抛出子宫开始人生，以丧失开始人生。

母亲将她置于世界之间，让她不知所措焦虑不安，于是她更加伤心而无奈地哭起来。一双大手颤抖着把她抱了过去，她耳边听见嗞嗞地响，那是她的母亲拿着那把生了锈的老剪刀在剪脐带，“宝贝，我的宝贝，啊！”母亲激动而疲惫的声音，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听到的第一句话，这声音让她感到有了一种依靠。她想睁开眼看看发出这个柔软的声音的人是什么模样，可是她的眼还是紧紧地被什么东西糊住了，这感觉让她难受，“宝贝，你要乖，妈妈就给你穿衣服，你可不要哭了，哦哦——我的心肝尖尖。”这是到了哪儿呢，我跟谁在一起呢？她茫然地想着，可能因为刚才剧烈的运动，她感觉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。她张开嘴转着头寻找着食物。她看不见，世界还是与在母腹内一样黑暗，一只大乳房结结实实地塞住了她的嘴，她贪婪地吮了起来。

第一部

16年后，女孩出现在A省O市县一中的高考考场上。三天浴血奋战，终于结束了，绷紧了的弦猛地松开，却突然有些要折断的感觉。回到寝室，李菁菁望着那些让她累得吐血重重叠叠的书，还有那用了六年被老鼠咬得破破烂烂的帐子，突然涌起一股要毁灭它们的快意。她一把扯下蚊帐，席子，跟书一把丢到门外的坪里，“滋”地划了一根火柴。火堆里发出刮刮杂杂的声音，她似乎感觉头盖骨在脆响大笑。终于结束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终于结束了！

她转过身打开箱子取出那条红色的棉连衣裙换上，把那身灰不拉几的衬衣和黑长裤子扔到桶里，穿上干干净净的白网鞋，兴冲冲地跑了出来。她抱着那双灰尘扑扑的篮球，一路飞跑到学校后面那片高地上。上面空无一人，她张开双臂大叫起来：“李菁菁——出来了——打球去喽——”球场上，一个红色的影子在奔跑，如火苗一般耀动不止。

一个星期后是估分。而考前一致被老师看好的尖子学生李菁菁总分只考了502分，英语笔试鬼使神差只考了79.5分，口语倒是考了85分，是O市地区英兼文专业中成绩第一，但在全省比起来，她的成绩不算优秀。这几个数字犹如几击重锤生生地击在她的胸口上，她心痛，目眩、头晕！世界在她面前仿佛颠倒过来……

回到万镇的家里，妈妈江春莲欣喜地问她的分数，她有气

无力地咕哝出那两个数据。妈妈愣了愣突然大嚎起来：“预考时你考了全年级第二，校长还说你要过黄河呢，都看走了眼了！你肯定是后来变坏了，骄傲自满，最后一个月打摆子去了，亏了老娘每个星期都送菜给你吃，全给了你爆肚子了！这副样子还想读什么北京、上海，我看连 A 省的重点可能都上不了，哎，真是丢人现眼了，全镇只有你一个人在县一中读书，平时我老在别人面前吹牛，看这回你可把你妈的脸给丢光了！你真是太没用了。”“谁让你们不经我同意，就让老师给我报英兼文，我本来是同意的——”

她听着母亲无休止的责问和猜疑，心想这高考原来是为父母考的，她的不幸倒在其次，没有人来安慰她的失落和痛苦，妈妈的面子可比生命还宝贵。她猛地冲进房间，关上门大声痛哭起来。11 年的心血只是如此一个令人心痛的结局……

她不能坐以待毙。她听易老师说今年全省招生工作会议在 D 市的 S 县举行，而县招生办工作小组里就有本校的体育老师凡守义老师，还有从本校调到县教育局的王林芝老师，她想起那个高大威猛的黑脸汉子，他在高一时教过他们体育，菁菁的体育成绩在班上拔尖的，所以凡老师很喜欢她，只不过到了高二，他就教别的年级的课了。他认识我，他见到我，一定会帮我的。她想到。

至于王老师，虽然没教过她的课，但是菁菁却认识她那张和善的脸，她那时是校里的优秀老师，没有哪个学生不知道她的。她总是微微笑着，说话也细声细气的，很好打交道的样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不努力怎么会有希望呢？她横下一条心要到那里去改志愿，爸妈听了不同意。“那么远的地方，往返都要几百块钱呢。”菁菁生气地说：“那我一个人借钱去。”李贤良和江春莲看她收拾行装，知道她的倔脾气是九头牛都拉不回

的。李贤良想想他反正要到 A 市去跑业务，就绕道先陪她去 D 市，然后再去 A 市办事。

坐了一天一晚的火车，又搭了一小时的汽车，才到了 S 县。因为招生的工作人员住在这里，S 县的招待所住满了人，大多是些考生的家长和学生。李贤良带了女儿找了一家便宜的招待所住了下来。菁菁同室的住着一位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和她的母亲，听说她也是千里迢迢来改志愿的，就好心地向她：“他们住在郁林宾馆，我们已经来了三天了，还在等消息。”

“那么，我可以进去找我们县招生办的老师吗？”

“不行，白天我几乎见不到他们。但是他们一般吃了晚饭后会出来散步，那时你就守在宾馆大门口，肯定会见到你要找的人。因为他们也会故意出来跟考生和家长们碰头。想找他们的不只你一个，看准了，你就要手疾眼快，喊了他就赶紧自报家门，把你的考号、分数、想改的志愿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交给他。”

“他会不会收？”她担心不一定能碰到凡老师，要是看到王老师怎么办，她可不认识自己。

那 40 岁左右的阿姨倒是蛮有把握，“一般对本县来的学生，招生老师都会收的，不过——你得看场合跟他暗示事成以后再重重谢他。招生老师一般都好说话，他能给你帮忙，他为什么不帮呢，本地区的学生录得好，他们也有成绩。而且帮了考生，家长们肯定会感谢他的。”

菁菁得了指点，赶紧去找老爸，跟他如此这般一说。李贤良一着急，心想身上没带多少钱，哪来的活动经费。“爸爸，他们要呆到录取为止，我现在也不能跟你一块到 A 市去，我想在这再呆几天。”

李贤良一想也是，“既然来了，总不能没一点眉目就走吧，我给你妈打个电话，要她请一个星期假来这替我，再多带3000块钱来，反正好坏就这一锤子买卖了。”他想想女儿报英兼文是他同意的，女儿没考好他确实有责任，能改了志愿录到一个好学校怎么不好呢？

这天下午菁菁和父亲等在宾馆大门口，看着从里面出来的人一个个被熟人们带到别处说话，她的心有些慌，暗暗祈祷：“凡老师，快出来吧。”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来来往往的人。“咦，那不是王老师和凡老师吗？”她突然眼前一亮，她看见他们正有说有笑地从里面出来。“凡老师——”她跑过去惊喜地叫道。凡老师一看是她，也意外地大笑着拍她的肩膀：“李菁菁同学，你怎么来了？”菁菁看了看旁边的王老师，也恭敬地叫道：“王老师好——”王老师笑眯眯地点头。

“我是来改志愿的，我原来估分过高，可是我总分刚刚上重点本科线，外语专业分还差0.5分，易老师说报全国的重点本科肯定是危险，看改到本省的重点本科可能会好一些。”她看着两位老师有些紧张地说。

“哦，我对你的情况有印象，当时我来招生之前，你们高三班的外语老师俞淑静就特别托付了我，说是她的一个学生这次发挥不大好，要我照顾一下，能录到一个好学校。我正愁没法跟你联系呢，你来了正好。”凡老师倒是热情得很。“你原来填的什么志愿？”

“第一志愿是S市外语学院——”

“这是白填，这个学校今年根本不对我省招生。第二志愿呢？”

“是U省大学外语系。”

“那是全国一流的重点大学，你这个分数确实希望非常渺

茫。总分倒差不多，可是专业线差一点，差多少都是没上线，我同意你改本省的院校。录取的希望大一些。”

“那么本省的重点院校有哪一些？”

“最好的文科学院莫过于三木大学了。”

“那就填三木大学吧。”“好，那就这样。你住在哪个招待所？”

“红桥招待所 219 房。”

“好，方便的时候我会来找你。下午吃晚饭后就别到处跑，我要找你也是那个时候。”

“好，拜托两位老师多费心了，以后一定来好好谢谢你们。”她涨红着脸说着套话。

凡老师摆摆手说：“别说这个话，我能帮的，一定会帮上。好，我们还有些事，先走了。”两个人招招手向前走了，菁菁看着又有人围了上去，她想一定是跟自己一样，想改志愿录个好学校的人，“爸爸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李贤良留下 120 块钱给女儿。次日一早，就往 A 市谈业务去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菁菁欲哭无泪地躺在床上，望着窗外的樟树内心嚎啕，但是同室还住着两个人，她不敢放松自己的情绪，只是痴痴地看着，仿佛要把心底片片飞红的泪都望进那纷乱摇曳的树叶里去。目光被风酿成黑色，双目失明。她痛苦地想着，不知这纷乱的一切会带给她什么样的命运。

“菁菁，你怎么躺在床上？”没留意妈妈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她极力让自己显得轻松自然一些，坐起来接过妈妈手中的行李，“妈妈，你累了吧，坐下来喝杯水，等会我带你去食堂吃饭。”

听同室的女孩母亲说已经开始录取了，焦虑的两天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第三天中午，凡老师意外地跑过来，“菁菁，不好了，本来你录三木大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整个O市地区你的总分和外语笔试和口试分你都是第一，外语考生O市历年的成绩都不好，基础太弱。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O市一中一个外语专业的女孩也报了这个学校，她的总分比你少15分，外语笔试只有71分，口试也少16分，可她舅舅是省教委的副主任，打了招呼钦定了要进的，三木大学在O市地区外语专业的录取名额只有一个，看样子你这次是非常危险。”

“凡老师，你给她指条路——她一个小孩子，什么也不懂，就知道瞎撞。怎么办？”江春莲着急地央求道。

“要是原来改A市师范就好了，她的分数在那一档里不是占绝对优势的。提前录取的分数线低，名额也多一些。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退路，提前录取师范院校已经结束。要是三木大学录不上就麻烦了——”凡老师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“那会怎么样——”江春莲焦急地问道。

“第二志愿基本是没有什么用的。能够录取的就会是第三类大中专院校，那就连一般本科都不是了。”

菁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“凡老师，还有办法可想吗？”

凡老师站起身，“我回去再想想办法——”

凡老师走了，菁菁妈控制不住哭将起来：“脾气死犟，报师大怎么不好，要报个三木大学——”她脸色阴沉得吓人，坐在床沿，菁菁知道那种熟悉的责骂又要来了。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一动不动地用手掩着脸，仿佛死去一般。

“我说的，不听我的话，有个嘛下场——”江春莲几天来积聚的怒气，在她的声音里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她抽泣起来，

“存心折磨我们，从七月二十几到八月十几——把我们折磨得好苦啊——自己又没本事，又要逞强——”

菁菁被这几句话狠狠地抽得彻骨地疼痛，“折磨，折磨——我存心！我存心！我是什么人啊，没本事——没本事——”她竭力忍住夺眶欲出的泪。

母亲还在声泪俱下地控诉她的罪恶，她默默地咽着流到嘴角的泪，一种难以名状的羞耻和自责强烈地撞击着她，我的存在只能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折磨，我罪恶深重，我是个坏女孩……我该怎么办呢？上帝啊，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，为什么？收了我的灵魂去吧，给我解脱，彻底完全的解脱。我原以为我是这芸芸众生中独立的一分子，我的一切，苦难和不幸，都与人无关。我是不怕挫折的，就是录到师专我也会好好学，将来考研究生，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只要我勤奋，一切都可改变的。我并不轻易绝望。但如今却叫我的父母为我担心、痛苦，我真的受不了这样沉重的负担——

“要是录到师专，你这十几年书真是算白读了，你叫妈的脸往哪放，全厂的人都会耻笑你妈妈平时都是在吹牛，亏得我每周买了好菜送给你吃，你这没用的东西——”在母亲的哭诉声中，她更加真切地感到自己是个十恶不赦、虽死不可谢天下的败类、混蛋——

死了吧，死了吧——她的心在低吼，我的快要崩溃的脑袋要炸了呀……炸了呀……她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夺门而出，她不停地跑着，抑制了很久的泪水排山倒海地倾下来，她疯跑着，死了吧，死了吧……她一头冲进空旷的澡堂，打开水龙头，冰凉的冷水兜头冲下，她惊天动地地哭起来，浑身打颤，声嘶力竭。悲凉的哭声在寂无一人的澡堂里回荡。

外面，艳阳高照，仰望苍茫的苍穹，可曾看见一个哭泣的

渺小的身影？菁菁迈着沉重的步履，心里隐约地滋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：我要逃跑，逃进那无边无际的黑暗里，从此永远消失，那黑暗或许是甜蜜的，轻松的。我不想再呆在这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的世界上。“今天下午如果得到那个可怕的消息，我就一头撞死，不不——那会像祥林嫂一样，投到江里去吧——或者干脆触电——又快又好——”她残忍地给自己下了命令，想到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她的心里溢满了对自己的怜爱而带来的凄凉感，一阵痉挛性的呜咽袭击了她，她浑身湿漉漉的，夏日炎炎，她却被从脚底升上来的冷气逼得直打冷颤。

下午吃饭时分凡老师又来了，“现在别的办法都行不通，只有一条路了，我们今晚立即到三木大学学工处处长龙处长家里去，这里离那不远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“那就辛苦凡老师了，凡老师——你人真好，多亏了您啦——”江春莲悲喜交集，说着准备着东西。

“菁菁，你换件漂亮的裙子吧。”凡老师对她说道。菁菁仍有些精神涣散，木木地不说话，到厕所换了那条红裙子出来。

“凡老师，我们要带些什么东西？”江春莲诚惶诚恐地问他。

“到百货商店买一床纯羊毛毯，再打500块钱红包，就可以了。哦，他还有个儿子，再买一套6岁穿的高级童装。再配点水果什么的，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那红包是你给还是我给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，你塞到毛毯里面不就行了。这些人，肯定不会当面收红包。”凡老师老练地说。

三人一同买了东西就搭上中巴车前往D市三木大学。到达龙处长家里时已是7点30分，龙处长一家人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龙处长身材适中，面目和善，夫人也长得圆圆团团，

“亮亮，快叫叔叔伯伯，还有阿姨——”那小男孩扭捏着不肯叫。

“龙处长，没打电话就来打扰你，真不好意思——”凡老师客气地说。菁菁妈趁机把东西放到里面厨房里，这是凡老师面授的送礼经验，怕有别的人进来看见尴尬，也方便女主人迅速把东西收拾起来。龙处长爱人正在厨房倒水，看了这大大小小的东西，嘴上客气道：“嗨，你们真是，来玩就是了，凡老师跟他都是老朋友了，搞这么客气太不好意思了——”“哪里哪里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——不要嫌弃就是。”菁菁妈也堆着满脸的笑容，笑得脸都好像要裂开了。菁菁跟着把水果和童装拿了进来，“阿姨，给小弟弟买了一套衣服——”菁菁木讷地说。“好好，你们到客厅坐——”龙处长爱人倒是热情大方得很。

“龙处长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尖子，这次没发挥得太好，本来她录取到你们学校是没问题的，你知道，那个省教委的卢传新副主任，他给你们校长打了招呼，他的外甥女是O市一中的考生，成绩没她好。名额只有一个，这不，她就被挤掉了。招生的老师是你们处里的，他说他也没有办法。我想，只有龙处长你能帮她这个忙了。你看，这姑娘人也长得清秀，学习在校是出了名的刻苦。就是不走运，看她也怪可怜的，瞧她的母亲也大老远从家里赶来了，急得要哭脸——没办法，龙处长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啊——”

“这——让我想想——”龙处长在菁菁身上扫了一通，这女孩还不俗，眉宇间虽透着几丝忧郁，但仍透出逼人的青春活力。他心里一动，沉吟了片刻说，“要不这样，卢主任给我也打过招呼，那件事我是知道的，不可能从他那里再有什么改变。别的系怎么样？”

凡老师欣喜地转过头来问菁菁：“你想报哪个系？”

“中文。”她眼中闪过一丝希望。

“好，我马上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打个电话，告诉他我有人要录到他那里来。再有，我写个条给中文系招生的小何，你替我转给她。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”说着他抽出笔来刷刷刷地写好了一封信，折好，拿来一个信封装了，递给凡老师。

一行人千恩万谢地出了门。到校门口搭车，最后一班车却没了，大家只好租了两辆摩托，风驰电掣地赶回S县。到S县时已是9点多了，大家找了一家小店吃了一顿。心情好，酒也喝得多，江春莲陪着凡老师一连干完了一瓶白酒，还吃完了大小八个菜。

第二天下午菁菁正在水房洗头，妈妈买饭去了，听得凡老师在外叫她。她连忙用毛巾包着湿漉漉的头，跑了出来。“菁菁，告诉你个好消息——你被三木大学中文系录取了！”菁菁怔在那里，虽然昨晚多少有点底，可这毕竟是真的，她心里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。“凡老师，谢谢你——”

正好江春莲买饭回来，一听这消息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当即背转身从贴身口袋里数了800元装到一个小红包里，又塞到口袋里放好。转过来对着凡老师乐呵呵地笑着，“凡老师，这就请你去吃顿谢师宴。”

凡老师客气道：“那不大好，你们饭都打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——我们走——还是到那家正宗的川菜店！”江春莲说着推着凡老师喜气洋洋地往外走。

待凡老师酒足饭饱后，江春莲拿出那个小红包塞到他手里，“凡老师，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，我们一家人都会记得你的，姑娘大了，工作了，还要多买几瓶好酒给老师喝。你说是不是？菁菁——”

“是的——”菁菁怕看凡老师的眼，总觉得在他眼里，她就像他的下酒菜似的，他总是若有所待地看着她。

“这红包我就不要了，菁菁是个好女孩，我这当老师的理应帮忙的，不要这样，我反倒不好意思了——”他推辞道。

江春莲压低声音加重了语气说：“这里有别的人看见了不好，你就不要见外，一点小意思，你一定要收下，要不我这当家长的于心不安，菁菁心里也过意不去。听我的，不要再推来推去了，求您了，收下吧——”

因为知道已被录取了，菁菁回到家里休息了几天。懒懒的直到8月20日才到O县一中去拿通知书。不知为什么，她一踏入校门，却没有半点留恋之意。这里那些或新或旧的教室只带给她一种压抑的痛苦，一年多苦行僧似的拼搏让她的心憔悴不堪。

在教务处拿了通知书，也没碰到几个同班的人，看到别班的熟面孔也只是淡淡地点点头，她快快地往校外走。冷不防背后有人猛击一掌：“嗨，李菁菁——”她回头一看，是同桌的刘霞。“你取到哪？”“北京政法大学。”刘霞灿烂地笑着。“祝贺你——”菁菁触景生情，心涩涩地笑着。

“菁菁，有件事不知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她敏感地问道。

“79班的郭辉自杀了——”刘霞知道她爱过他的。

她只觉得头嗡地一响，险些站立不住，手一松，通知书掉在地上。刘霞帮她拾起通知书，一把扶住她：“你怎么了？菁菁——”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？这不可能——这简直太可怕了——”她几乎要哭出来。

“他没上本科线，气就气在只差两分，只录到A市师专，

他觉得太丢脸，预考时他是三个理科班 132 名考生中的第五名，原来是预备上重点本科的。他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，都是重点大学毕业的，他觉得比父母都差，咽不下这口气。”

菁菁还得知郭辉 8 月 17 日在家上吊自杀的。上午他来校拿了通知书在外面转悠了许久才回家。中午吃饭时父母叹息了几声，忍不住责备了他几句，后来就商议下半年他是去 A 市师专读书还是回 O 市一中复读，他说了一声：“随便你们吧。”扒了几口饭就关了门睡觉。母亲下午回来叫他起来帮她摘菜，叫了半天也没开门。父亲正好回来，情急之下撞开儿子的房门，看见儿子高大的身体吊在窗户上方的暖气管上，送到医院抢救，医生说已死去多时，无力回天了。

菁菁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，颓然地把通知书交给母亲，就转身回自己的房间。她听见母亲在大声地跟爸爸说：“总算拿到了，虽然没上北大，可终归算是重点。哎，要是没有我呀，你这个脾气死倔的女儿，还不知在哪儿呢——”她听不下去了，倒在床上掩面痛哭。

8 月 21 日上午 8 时 50 分，李菁菁与 79 班的同学自发地来到 O 市殡仪馆，去参加郭辉的葬礼。这是一个炎热郁闷的夏日，人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好像要被烤焦了。踏入那气氛凝重的治丧室，菁菁觉得胸腔膨胀得随时都可能爆炸。

哀乐摧心沥血地奏着，令人痛感死亡是如此之近。同学们排着队，跟着 79 班班主任曹老师的后面徐徐前行。郭辉躺在透明的玻璃棺中，表情看不出是安详还是悲伤，倒像是睡着了，但决不是做什么美梦，还有些惘然的样子。身上穿的是一套红色的长袖运动服，那是她在球场上看他常穿的那套。领边还露出尖尖的洁白的衬衣领子。脚上却穿着一双红底黑面的球鞋，在空中摆成一个刺目的红色的 V 字，菁菁的心猛地抽搐